

经典重读

创龙传

第五卷

唐明 等 / 主编



经典重读——创龙传(第五卷)

主编/唐明 等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天使工作室

经典重读——创龙传(第五卷)

主 编	唐明 等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60
字 数	498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5—3/I·3
本册定价	23.2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不会因你身处逆境而背离你,也不会因你贫穷或富有背叛你。手中拥有一本好书如同结交了一个人格高尚的朋友。

这个世界是对立的、矛盾的世界;也是现实的、幻想的世界。也许,正是因为人们对未知世界的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幻想才有人类现在意想不到的成就。从嫦娥奔月到莱特兄弟的试飞成功,从无知世界到有知世界的每一次探索,人们无不经历着现实与幻想的碰撞,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碰撞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天涯若比邻”、“近水楼台先登月”。

为从小培养中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开

创精神,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本套丛书精选了外国名家科幻小说近百篇,每一篇都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充满了幻想与征服自己的独特意识性。

因才识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避免出现瑕疵之处,希望读者和专家们提出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第一章	谜般的四兄弟	(1)
第二章	时而绚烂,时而平淡	(29)
第三章	恶魔前锋暗中活跃	(55)
第四章	化妆舞会的怪人	(83)
第五章	相互残杀	(105)
第六章	行不得,归不得	(140)
第七章	风云告急	(155)
第八章	狂宴铃声响	(176)
第九章	地底龙	(198)
第十章	回归海市蜃楼	(222)
第四回	龙堂兄弟座谈会	(244)

第一章 谜般的四兄弟

当曲线弯过来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大片海。

夏末的太阳把橘色的光流倾泻向海面上。这是坐在四轮驱动车上的乘客们第一次看到的日本海景象。道路沿着海岸线往前延伸，来势汹汹拍打着的海浪飞沫化成了数万个小透镜，在阳光下反射着。

“要不要休息一下，大哥？”

听到弟弟续这么说，坐在驾驶座上的龙堂始无言地点了点头。车子停在路肩上，车门一打开，龙堂终就从助手座跳了出来。么弟余晚了一秒半的时间，跟在后面也跳了出来。他们跑步穿越了没有其他车子通行的道路，隔着白色水泥的堤防看着海面，发出了叹息声。

“距海东三十公里”

写着这些字的标志在阳光下闪耀着。

海东人口有六十万，是日本国内面对日本海的都市最大的。海东不是外围都市，而是日本海的海上交通和亚洲大陆贸易的基地，极其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

只是一个地方都市，可是，却以世界性企业的根据地而不断发展。而且发展的企业不只一种。海东汽车工业、海东电子产业、海东陶器三个公司都在名云一族的支配之下，这三个公司合起来，一年的营业额号称高达四兆圆。海东还不只是一个工业都，都的西部有一大片可以欣赏日本海的美丽沙滩，近年来，来自东京方面的海水浴游客也增加了不少。

这一天是九月一日。龙堂家的四兄弟——23岁的始、19岁的续、15岁的终、13岁的余一大早离开了东京，开着汽车来到了海东市。距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路，他们打算慢慢地享用晚餐。终口沫横飞地愉快说道。

“在这种夏末的季节里，还可以来几次海水浴哪；我们去游泳吧？老哥？”

“我们可不是来游泳的。是日高先生叫我们来的，不要忘了这一点。”

“我知道。听过几百次了，都要长出耳垢啦！”

“谁叫你要让我讲到上百次？今天的晚餐只要煮你的耳垢就够吃了。”

“那、那太离谱了吧！”

龙堂始不理睬弟弟的抗议，回到四轮驱动车的驾驶座上。三个弟弟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车子立刻就开动了。

从海岸道路往海东的方向，预定还要四十分钟的路程。

“日高先生叫我们去，好像是有什么麻烦。”

续微微皱着眉头，或许是因为西斜的太阳射进车子里面的缘故吧？

“到达目的地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这是祖父的遗言交代。他说，如果日高先生要求我们帮忙，我们绝对不可以拒绝。”

她回答道，把力量灌进了握着方向盘的手上。海岸道路有很多弯曲的地区。

白杨学院的位置在海东东部，位于比市街地高出个两层楼建筑物高度的高台一端。这所学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校内包括男女合校的中等科和高等科，以及培育护士的专科。学院院长兼任理事长和总长。自学校创立以来就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叫日高顺造。今年七十六岁，虽然满头白发，身躯瘦小，可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再过几年就要迎接二十世纪末的这一年九月一日是星期六，这个学院的第二学期还没有开始，校园内几乎没有什么人。学院日高老人一个人在学院长室里办公。在裁决了几份文件之后，他开始写起信来。古老建筑物的老旧冷气机并不能赶走夏末的暑热，只是发出了不平的声音。窗

户被打开了，微微流进来的九月凉风倒还此冷气凉些。

窗外传来粗暴的机械声是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学院长没有离开他的办公室，可是，如果他站到窗边，应该就可以看到闯进无人的校园，从校门直接驶入学院本部的宾士车。这当然是无视于“校内禁行汽车”标志的行为。

当宾士把车体横停在玄关前的时候，那些并列开放着的两盆牵牛花盆栽被撞碎了。两个打开宾士车门下车来的中年男人看也不看那些可怜的牵牛花，直接就踏进了玄关。身高不是很高，但是宽度和厚度都相当可亲，有一个健壮下巴的人就是海东议会议员上坂纪康。没有被太阳灼晒过般的细长脸上架着一幅银边眼镜的男人则是海东商工银行会长，也就是担任名云一族主事者的秘书园浦昌二郎。他们踏响着地板，走在走廊上，没有敲学院长的门就直接打开了，这时候，日高学院长才从桌前站了起来。他用平静的声音迎接了无礼至极的客人。

“我知道你们是谁，可是，我不记得今天曾和你们约时间见面。”

上坂把手叉在腰上，回头看着同行的伙伴。

“喂！听到没、园浦先生。看来我们伟大的学院长先生在没有事先约好的情况下连市议会议员也不见的。”

“果然是个从事教育超过半世纪的人，未免太注重那些

繁文褥节了吧？好像跟我们这些俗人的格调不太一样哪。”

面对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们旁若无人的嘲讽，学院长极力压抑住自己的怒气，仍然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对不起，不过，不久之后我将有客人要来。能不能请你们离开这里？关于你们要解决的事情容我以后再找个时间详谈。”

可是，他周到的礼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上坂议员刻意地大声笑着，一屁股坐到客用的沙发上，把穿着鞋子的两只脚抬到桌子上。他把闪着像是某种深海鱼常有的目光投向学院长，叼着一根香烟，吸了一口，然后发出了咆哮也似的声音。

“我上坂纪康有两万名的支持者，我的行动就代表着这两万人的声音。轻视我就等于是轻视两万名有权者和其家族。院长，你应该很清楚吧？”

明明年龄还没那么大，却用这么老成的语气说话，这十足表现出了他刻意要老大的心态。日高老人仍然压抑着自己的怒气。他不得不称呼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骄傲男人“先生”。

“我很清楚上坂议员先生在议会中非常活跃。”

“哼！”

上坂用鼻子冷哼着。给跟前的老人屈辱对他来说好象

是他的一种乐趣。

“五年前就有人说服我出马参加总选举。毋庸置疑,我当然会当选,这么一来,我就是国会议员了。可是,我却拒绝了这个好意。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学院长?”

日高院长没有回答(正确地说是他并不想回答),所以,上坂自己便开始说明。

“因为我上坂纪康热爱我的故乡海东。是这种乡土爱让我踏进了这个都市。与其在东京踩着国会的红绒毯,不如坐在海东议会的席位上,为乡土的发展粉身碎骨,这是我毕生的愿望。”

“说得好,先生。”

同行的园浦附和着说道,可是,在他那闪着趋近于白色光芒的眼镜深处却横过了一个微微厌恶的表情。园浦清了清喉咙,面对着日高院长。

“上坂议员志节高超,想必院长也应该很了解才对。议员先生一向公务繁忙。接受市民的陈情、四处视察或参加各种典礼,每天的工作总是让他分身乏术。而今天,他特地拨空到这里来了。基于礼貌上,你是不是该好好听议员先生说话呢!”

和上坂的粗暴呈现了明显的对照,这是一种满含着恶意的胁迫。日高院长苍白着脸色,可是,他勉强伸了伸背

脊，意图排开对方的压迫。

“如果是关于土地转移的事情，我已经拒绝过好几次了。自从创立以来，我们的学校就一直在这里。我无意迁校到任何地方去。”

“哟！真是顽固啊！”

园浦歪了歪他那极为单薄的嘴唇，嘲弄着说道。

“我们不是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代用地了吗？比现在的校地还大上五成呢！你还有什么不满的？不要太贪心了。”

“不光是大就好了。那块地在深山里，对学生们上学来说太不方便了。况且，那里根本没有巴士通行。”

院长的话尾被上坂的怒叱声压过去了。

“什么深山？那里也是海东的内地啊！你是在侮辱住在那里的市民们吗？”

咚！的一声，原来是上坂把两只脚抬到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放了下来，把鞋跟撞击在桌上。桌上的烟灰缸剧烈地跳动着落到地上来了。院长自己是不抽烟的，那个波希米亚玻璃制的烟灰缸是给客人用的。上坂把抽完的香烟头和烟灰撒到地毯上，白色的灰尘漫天飞舞着。

上坂一面以近似暴力团的恫吓方式威胁院长，一面浮起了浅浅的笑容。威胁对方，使对方屈服，这是他一贯的作法。对方在上坂高声的威吓下受到了震撼，接着又面对他

那邪恶的笑容,恐怕没有人不感到恐惧而陷入混乱的。接下来,上坂就只要在精神上抓住对方的咽喉,使其屈服就了。

突然,门打开了,流动的空气形成了一道风直扑上坂的厚脸皮。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飞进了上坂的耳朵里。

“日高先生,很抱歉迟到了。”

“哦,始,你来得正好。”

院长的声音中有了安定感。

三个弟弟也跟在始后面进到院长室,对着日高老人必恭必敬地打了招呼。对年长者谨守礼仪是龙堂家的家风,连一向自由奔放的老三终也不例外。

对龙堂兄弟而言,上坂和园浦也算是年长者。可是,龙堂兄弟们完全无视于他们的存在。很明显的,这两个中年男人对身为年长者的日高老人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礼仪。对于那种在别人的房间里,把穿着鞋子的脚搁在桌上的无赖汉,龙堂兄弟们根本没有必要对他们谨守礼仪。

“好久不见了,您还好吗、日高先生?”

始的话语里含着最高的敬意。日高老人是始他们祖父公司的友人,在司创立的共和学院草创时期,他担任理事,曾站在共和学院大学的讲坛上为始上过东洋史。司在去逝之前也挂名白杨学院的理事,这两个学院可说是“焦不离孟,

孟不离焦”。

“啊,我很好。你们来得真是时候。情况似乎有点混乱……”

“喂!你们,”

上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声吆喝。从对第一次见面的对象这样呼叫的方式更可以确定上坂不是一个善良市民的事实。龙堂兄弟在内心里已经有了完全的准备,但是,在表面上,他们还是继续漠视这两个无礼的客人。日高老人也完全稳定了下来,恢复了自己一贯的步调。

“今天晚上就到我家来慢慢谈吧,虽然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不过,婆婆已经尽心地准备好她亲手做的料理了。”

“谢谢您的招待。”

终精神奕奕地先行谢道,余也跟着应和。年少粗话声未落,暴乱的声音就响起来了。上坂再度把鞋底撞击在桌上,终于,这个举动使得龙堂兄弟们把视线落到他身上了。

“我是以名云先生的代理人身份到这里来的!”

由于他太过于激动了,以致于没有注意到始和续的视线中所代表的意思。

“听好!在这个都市里,如果没有名云先生的许可,连话都不准说。给我记住这一点,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

“看来，只要有他的许可，连狗和猪都可以说人语。”

始好不容易才应了上坂一句话。上坂在语言方面的感受力并没有好到让他立刻就听出始话中痛切的嘲讽意义。他在考虑了两秒半钟之后，好不容易才发现到自己被比喻为狗。在发现的同时，他立刻火冒三丈，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你、你这个臭小子，你是彻头彻尾地没把我放在眼里啊？不懂礼貌的家伙；我要让你立刻感到后悔。”

坏人也有一流二流之分，而二流坏人的悲哀就在于他的反应和台词都被对方识破了。上坂的话都在龙堂兄弟们的预料范围之内，所以，连一公克的震撼和恐惧都没有出现。暴力议员的怒气没有了发泄的管道，最后终于爆发了。他忿忿地踢倒了桌子。

“不可以啊，上坂议员，先别动怒。”

园浦虽然开口劝阻，可是，也没有真正要制止的意思。如果他这么做，只怕他会先尝到上坂的拳头滋味。用两三拳殴打对方，让对方屈服，然后日后再强辩“那是对方自己摔倒的”，这是上坂的一贯作风。当然，园浦会以证人的身份证实上坂的“正当性”。强行进入校园固然是有点太过火了，可是，上坂和园浦一直深信胁迫和暴力的效果。

上坂的身高比始矮上个十公分以上，可是，体重反而重

上十公斤左右吧。他把重量级的体重全买进拳头上，朝着始的下巴挥了过去。上坂是暴力团员出身，殴打、突刺的经验非常丰富。他曾多次以下巴的一击让比自己高大的对象趴倒在地上。可是今天，那种过去的光荣不通用了。他的拳头并没有碰到始的下巴。

始的身体动都不动。以两倍于上坂的速度移动的是老三终。他若无其事地以自己被牛仔裤包着的脚划了个弧线，巧妙地扫开了上级的粗脚。

顿时响起了一阵非常没有音乐性的响声，上坂的两个膝盖重重地撞击在地上。他反射性地用两手撑在地上想支起身体，可是，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发不出声音来。一瞬间，上坂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和战意，整个人呈现无力化了。

大吃一惊的园浦一边叫着上坂的名字，一边正待从沙发上站起来。可是，他并不需要用自己的力气去做这件事。以堪称优雅的步伐绕到沙发后方的续伸出了手臂，抓住了园浦的衣领，轻轻地举了起来。动作之自然仿佛是抓起一只小猫一般。

园浦从开着的窗户被丢出去了。因为办公室是在一楼，而且就在草坪上，所以他连一点擦伤也没有。当上坂接着被丢出来的时候，园浦避开了身体，以免被上坂撞个正着，这是因为他一想到两人的体格差异太大之故。